

楊南郡博士訪談稿

訪談時間：100.06.10 下午
訪談地點：楊南郡博士自宅
訪問人：林茂耀
訪談稿整理：林茂耀

問：請問老師什麼是古道？古道對台灣歷史的意義為何？我們如何從古道來看台灣歷史？

答：古道是遺留在地表上的歷史遺跡，所謂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所以很多古道是自然形成的。古道沿線有許多族群文化的遺跡，並非單純的舊道而已。它是台灣重要的開拓史，可說是台灣歷史的縮影。

自然形成的道路廣泛地分佈於山區，也就是千百年來原住民各族，聚族而居的高山和山麓地帶。部落之間有部落聯絡道路，叫做「社路」，包括「姻親道路」，例如嫁出去的女兒，越嶺回娘家，或親族互訪時走的山路。最著名的姻親道路，是聯絡西部和西部排灣族的「古排灣祕道」。

部落與部落之間維持著有好關係，基於「攻守同盟」，彼此之間的聯絡道路比較好走；通往敵對部落群的道路比較難走。敵對的部落或許在道路上埋設竹尖，或設瞭望架警戒。

山區道路很多是原住民行獵時走的獵路，也是一種古道。獵路選最佳的地形，沿溪或沿山稜迂迴伸長。登山者所走的山徑，其實是古老的獵路或姻親道路，只不過攻頂的最後一段路，很多是登山者自行開拓的。

以上無論是社路、姻親道路、獵路、或一般的山路，都是自然形成的。這些路是先民活動所遺留的古蹟，見證族群文化與歷史的一種文化遺產。

另外有一種古道，是歷代執政者為了政經目的，動用大批軍工或民工開鑿的道路，叫做「官道」。例如清代同治、光緒年間，因為牡丹社事件發生以後，清廷命軍工開鑿通往後山的道路，叫做「開山撫番道路」，目的是要急速加強後山的防務，並鼓勵民人移墾後山，充實國防。在同治、光緒年間，一共開鑿或修護了8條「開山撫番道路」。

屬於官道的另一種古道，叫做「驛道」。例如：瑯嶠·卑南古道、浸水營古道、淡蘭古道（複線）之一的「舖道」，都曾經扮演著驛道的功能。日治時代所開的能高越嶺舊道、聯絡西部霧社和花蓮道路上兩地的原住民郵差，用途不同的方式傳遞公文、信件，在天池交接。

又如靠近北海岸的一條淡蘭古道，有未婚的凱達格蘭族青年當舖兵，往來於途送公文、信件。他們揹著公文袋和油傘，奔跑於大台北地區與宜蘭之間，手肘上綁著鐵片，腰部繫著銅鈴，奔跑的時候發出砰鏘！砰鏘！聲音，路上行人自然聞聲而讓道。

台灣的官道，最舊的頂多是 100 多年前開築的。官道的開築與使用，與台灣的歷史息息相關。當我們走上古道時，隨處可以看到先民在那裡活動、戰爭和媾和的歷史遺跡，也可以感受到漢人辛勤地拓殖於山地，而原住民蒙受土地被蠶食的一頁頁悲慘歷史。

問：請問老師在什麼機緣下為國家公園做古道或歷史遺跡調查研究？在國家公園內做過哪些調查？什麼原因激起老師對台灣古道研究的熱情？

答：原本，登山與古道的探索，都是個人的興趣，只是做得比別人更深入徹底一點，後來開始有系統的古道調查，其實也是意外的。

話說民國 74 年，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之前，當時的籌備處主任，也就是內定未來的處長徐國士博士，聽說有一條日本道路的貫穿國家公園，但是不知詳情。他跑來問我，我告訴他說：「那就是大正 3 年(1914)日本人為了太魯閣戰役所開闢的『合歡越警備道路』，起點在霧社，經過合歡鞍部、關原、古白楊、塔比多(天祥)、過了荖西溪之後，爬上九曲洞上面的峭壁，橫越錐麓段崖，到達巴達岡，再架設一條著名的『山月鐵線橋』，過立霧溪到布洛灣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徐國士就興奮的抓著我的手臂說：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幫我把這一條路調查出來吧！」

我當時傻傻的，以為有人出錢讓我爬山也蠻不錯的，就提出很少的預算。後來才知道，還要做期中報告、期末報告，經費還要給台灣自然生態保育區協會抽一成，而且，以我的作風，不只調查合歡主線，還把海鼠山支線、蓮花池支線、陶塞支線、台電的立霧溪施工道路一併調查完畢，結果我真的是大虧本了。

不過，因為這一次的調查計畫，讓我發現，有目標、有計畫、有系統的探勘調查，比起我之前純興趣的訪查，成果真是不可同日而語。

合歡越嶺道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後，吸引了玉山國家公園葉世文處長的注意，原來，玉山國家公園內也有一條重要的古道，那就是清代光緒元年開闢的「開山撫番道路」。中路八通關古道，起自竹山，經過了鹿谷、和社、東埔、八通關、大水窟，到達花蓮的璞石閣(玉里)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知道有這麼一條路，也

曾經花了一百萬委託專家學者調查，結果，將日治時代開闢的「八通關越警備道路」當作清代古道，葉處長心知不對，卻又有苦難言，就叫國家公園的職員自行調查，當時的玉山國家公園有許多登山好手，包括歐陽台生、呂志廣、沙謙中等，調查了半年還是沒有頭緒，葉處長看到我提出的「合歡越嶺道調查報告」就堅持要我接下八通關古道的調查重任，在電話裡講不通，甚至晚上9點多，特地跑到我家來拜託，拗不過他的盛情，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來。

雖然答應下來，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八通關古道在哪裡，清代的地圖像山水畫，台灣輿圖上的地名，例如：鐵門洞、八母坑、雙峰刃、雷峰洞，簡直就像是《西遊記》裡的地名。而且，日本人不知道是基於何種心態，他們的地圖裡完全不把清代道路標示出來。為了這個調查，我們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，連農曆過年都是在山上過的。總算用了兩年的時間，把古道的路線、現況，沿途的營盤遺址、還有清兵留下來的陶瓷碗盤茶壺碎片，加上兩本報告書、2百張幻燈片，全部提交國家公園。

這個調查成果轟動一時，清八通關古道也史無前例的成為「國家一級古蹟」，之後，我繼續調查清代所開的8條「開山撫番道路」，接辦雪霸國家公園，以及後來林務局委辦的國家公園步道系統計劃。一直到現在，還在努力的想要把日治時代全台灣近百條，成為網路狀的警備道路調查出來，讓這一些穿過台灣生態最豐富的中海拔山區，經過原住民部落的充滿歷史人文史蹟之美的步道，能夠重現過去作為「國民練成道路」的風采。

我做古道調查的動機是被動的，我在國家公園調查好幾條古道，每一條古道都是一個計畫，甚至有的古道是二個計畫，像八通關古道是二個計畫，每一個古道調查都是花一年到二年，八通關是二年，合歡越嶺古道也是花二年，包括合歡古道和錐麓古道，這是無意間大家請我做的。我做過錐麓古道、合歡越西段霧社到卡拉寶、八通關古道、北路、雪霸步道系統全面的調查，其他都是林務局的，像霞客羅古道、南路、浸水營古道、阿朗壹古道，這是通過內文群的古道。

我調查古道是從登山開始的，登山大多數人都是墨守成規，踏著前人的路跡去走的，我不滿意這樣，要去開闢新路線。我主要是依靠日本時代的蕃地地形圖，裡面有許多古部落，部落與部落之間一定有道路的，我依據這個地圖去爬山，所以是登山之餘開拓新路線，發現許多古部落、古戰場和許多古老的故事，引起我的興趣。這不是以登山這種純粹的體能活動來滿足，應該超越體能的活動，從登山再藉機深入瞭解原住民或漢人進入山區的族群活動。

我當台大登山社指導老師很多年，我就提倡「學術登山同步進行」的理念，就是以前都是純登山，頂多是對於沿途的生態、草花有注意一下，但是從來沒有因為登山而進行歷史背景、先人活動特別注意，我就說要一邊登山一邊要考證歷史，一邊從考證歷史進入他們的地區，這也算是一種登山，也沒有多花一倍的時間，但是可以同時達到兩種目的。如果有歷史使命的目的登山，我和你登一座山的時間差不多，但是我所瞭解的東西比你多。當時的台大登山社社員都有感於我的倡導，還出版很多本書，唯一遺憾的是玉山山塊都調查過，文稿也都完成，但是找不到人可以出版，結果負責的同學心灰意冷。引起我的熱情是山不只是純粹體能活動的場所，也不只是看生態的地方，也是看台灣族群、歷史的地方。有這樣豐富的內涵，也引起我的熱情和興趣。

問：老師所做的國家公園古道調查中，曾有哪些重要的發現？您認為最大的成就是什麼？

答：重要的發現有很多，每一條都引起我的興趣，在歷史的考證上也得到很大的啟示。如果要舉一個讓我很激動的是八通關古道，還沒有調查八通關古道以前，玉山國家公園曾委託中研院調查玉山國家公園的人文歷史，人文應該是要把部落群、布農族、鄒族作族群的分析，以及部落、部落的活動作調查，但是偏偏寫八通關古道，把日本的道路當作是清朝古道，把八通關草原的八通關駐在所當作是清兵營盤。

玉管處再找我作調查，當時玉管處有許多好手，包括沙謙中、呂志廣，我們從東埔溫泉開始調查到樂樂溫泉，樂樂溫泉前後都有石階道，但是很完整的石階群是在樂樂溫泉與東埔溫泉之間，就是現在日本時代古道的對岸，很危險的。我曾帶中影公司的團隊去，因為他們要記錄一級古蹟，完整的石階、扇型轉折都有。調查幾個月後，我沒有辦法進行，看到清朝的地圖好像山水畫，地名好像西遊記裡的地名，什麼雷峰洞、粗樹腳，我哪裡知道什麼大樹下？到處都是大樹啊！當時調查失敗的人從卓溪找打獵的人，獵人都走他們自己的獵徑，不是清朝古道。我調查時有一個最重要的策略，我找東埔的老朋友吳萬生、全貴林，都是登山打獵的好手，但偏偏都不知道古道，我專找一張白紙的人，由他們來判斷，我的策略成功了。他們判斷如果是當初我的祖父要走這條路會怎麼走？我大概就知道。

這是兩年的計畫，第一年已經完成，寫了一本研究報告，第二年還在進行

中，記者有報導，內政部也得到消息。內政部古蹟評鑑小組審查時，無異議通過將清代八通關古蹟列為一級古蹟，那時候第二本研究報告還沒完成，這讓我很意外。東部的清代古道很多人以為經過南安，其實是從卓溪山直接下來到榮民醫院，沒有人知道那裡有路啊！只有寬寬的，草一大堆，好像一個凹陷的地方，那個就是古道。因為清古道在看得見的地方做得特別寬，本來是六尺寬，變成八尺、十尺，沿線比較可以休息的地方，他儘量做得比較寬。從卓溪山下就是玉里的平地，當然平地的旁邊會做得比較寬，大家也不知道那是古道，清營就是現在的榮民醫院，再一直往東走，到玉里鎮中山路後面的協天宮，那是吳光亮設的關帝廟。八通關古道還一直越過海岸山脈到竹湖，因為竹湖過去就是一個小港，絨克船停在那裡，他的目的是為了運兵進來。移民用走的可以，但緊急的時候要數千個軍人走中央山脈是不太可能的，補給也會有問題，需要用船運送，與陸路銜接起來，那是後來日治時代的安通越嶺道。從玉里協天宮到安通，越過安通越嶺道到竹湖，然後到竹湖北邊的小港，這段也是八通關的延伸。

太魯閣的合歡越嶺道是太魯閣事件引起的。還沒有到皇民化運動時，昭和年代有國民練成運動，在這個運動的號召下，鼓勵所有年輕人、學生走越嶺道來鍛鍊身心，這和皇民化運動雖然沒有直接關係，但也有一點當時時代風潮的關係。皇民化運動是帶有政治、軍事的用意，皇民化是一種積極的運動，能高越嶺道、合歡越嶺道和霞客羅古道附近的鹿場連稜道、浸水營古道這四條是代表性的國民練成道路。那時候已經進入到戰時體制了，年輕人參加青年團，女生參加女青年團，青年團走國民練成道路來鍛鍊身心，配合在台灣決戰。那時候認為美軍會從台灣下手，沒想到從琉球下手，讓琉球死了幾十萬人，如果從台灣下手，也會死傷非常慘重。那時候判斷美軍可能會從枋寮攻進來，所以日軍就在沿岸做了六尺寬很深的戰壕，敵軍登陸的戰車會被卡在那裡，沒辦法登陸，所以浸水營古道山邊都有隧道（戰壕？）。國民練成道路在當時是很重要的，一提倡之下這幾條道路就變得非常有名。

問：做台灣古道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？曾遭遇到哪些困境？如何突破或解決這些困境？

答：分兩個部分來說，清朝的開山撫番道路文獻非常少，地圖也不清楚。日治時代是文獻很充足，但是除非古地圖的研究充足，如果要按一般的地圖研究來瞭解，這幾乎不可能，需要熟讀很多古老的文獻還有以前人類學家或學術探險家走

過的、報導過的，從這些文章的蛛絲馬跡來找出道路是如何迂迴伸進山區。這是文獻上的困難。再來是帶路的人，我們知道原住民打獵，以前的獵人知識很豐富，但是現在已經不進入山區，你叫他說，他也是紙上談兵。年輕的獵人雖然知道，但是對族群活動不太瞭解，就是年輕人有體力和你一起進去，但他知識不足。另一方面是不願意帶路，比如說我走崑崙山古道，就是因為他搭獵寮在裡面，他怕我一進去然後寫報告，盜獵行為就曝光了，所以對他們來說就有這種顧慮。

再來我作調查要找同伴很難，因為這不是容易的事，這是苦差事，所以我就動用我太太幫忙。我和我太太認識就是因為愛好登山、愛好大自然。雖然她比我忙，她忙中也要請幾天假陪我走一走，她也樂意。現在我年紀大了，觀察力也不足，我的觀察力不如我太太，其實很多東西是她發現的，同時她是理工系的，觀察力比我這個讀文學的還要好。

問：請老師談談調查國家公園古道難忘的經歷？

答：調查古道常會有發現的意外驚喜。還有比如說遇到颱風，有好幾天蹲坐在睡袋上，睡袋變成水袋，蹲坐在水袋上，好多次披著雨衣過夜。有時候是迷路，迷路時我很感嘆一件事，迷路時原住民總是能開出一條路到安全的地點，這個判斷力我是跟不上的。雖然我比一般登山人好一點，但跟原住民老手比起來，簡直是無從比較，我落後很多，所以野外的險境都是由原住民救出來。比如說崑崙山古道，我們到一丁山，過了一丁山就不是他的獵區，從一丁山到東部金崙，中間有很重要的營盤，但是溪谷斷崖的路本來是六尺寬，突然縮小到只剩大約 10 公分，大概只能容一隻腳行走的寬度，下面就到河谷，而且斷了好幾截，這種險地非常多。經歷過很多意外和很多次得救的感覺，好像九死一生般。

這對我而言是人生很好的經歷，一帆風順反而不太好，因為人生總是要有起伏，做古道調查起起伏伏，反而覺得這一生很充實，充實並不是物質很多，而是心靈上的滿足。有苦就有樂，苦與樂是一體兩面，有這種痛苦，然後發現重要的東西，這是發現之樂，這種快樂很難形容給一般人瞭解。

我寫大分事件專書（最後的拉比勇），和林淵源一起去補拍一些照片，路上遇到傾盆大雨，前方與後面都是大瀑布，被困在中間。林淵源就往下切快到溪谷的地方，找到一個山羊洞，裡面都是羊糞，整夜山羊一直叫，因為牠進不來。第二天一早天氣還是一樣，林淵源說，我試試看能不能往前找到路，如果不行，撤退越過山稜還要走 2 天，然後再從大分出來。結果他帶著我很勉強通過往前走，問他

以前有沒有來過這裡，他說沒有，只聽他爸爸說過。所以原住民厲害在這裡，聽爸爸說過就可以通過。他一個人先冒險通過，然後再帶我過去，如果稍不小心就被沖到溪底。我不是鼓勵冒險，但是在險境中最後脫困，這種快樂很難形容。

調查錐麓古道時，從竹橋到巴達岡這一段，因為步道旁剛被砍過草，騷擾到虎頭蜂，我和我太太都被螫到，我太太被螫到頭心，她沒有昏倒，我被螫到2個地方，我昏倒了，昏了4個鐘頭。我倒在比較危險的地方，我太太也是忍著痛苦扶著我，怕我滾下去。她守了四個小時，等到我醒過來，醒了以後眼睛都看不見，我們從步道上拉著手下山，過竹橋，然後摸到公路上。在路上攔便車，但車都不停，如果在國外一定會停。最後一部小貨車停下來，我才到花蓮就醫。我太太守著我的時候，我知道她比我痛苦。

問：請問老師從古道的研究中，如何看待從清代、日治等歷代統治者與原住民的關係？

答：開山撫番有兩個目的，一個是因應牡丹社事件，日軍在恆春佔領七個月，發生兩次戰役，第一次戰役比較小，第二次分三路進攻。牡丹社戰爭說起來好聽，但實際上很可笑，日本的三軍攻擊到牡丹社等部落裡，都人走樓空，只有熱熱的地瓜在鍋子裡面，因為倉促逃走，小豬到處亂竄。日軍把所有地瓜都吃光，豬都全部帶回去，其實也沒有什麼戰爭，零星的戰火也沒有打到人。

日軍停留在那裡七個月曾派人到卑南策反。後山國防很重要，所以引起欽差大臣沈葆楨「開山撫番」的奏議，才開北、中、南三路，穩固後山國防及移民。清朝在潮州設立招墾局，有一批批農民，希望他們走古道來後山開墾，但到最後都沒有成功，只有少數人走過。越過中央山脈農民怎麼能走？大部分是走浸水營和琅礮卑南古道，開山撫番道路最後他實際的功用大打折扣。

日本時代在第一任總督時採取綏撫的方式，後來才採取強硬的態度，主要是第五任總督佐久間開始的。後來因為戰爭的關係開理蕃道路，道路沿線都有駐在所，跟清朝道路不一樣。清朝道路都採直接的路線，沿稜線開，不通過部落，保持安全距離，日本理蕃道路是直接通過部落，在部落的制高點設立駐在所，駐在所是三面可以觀察的點。清朝開山撫番道路不是要理蕃，只是要通過而已。日本希望讓山地原住民改為水田耕作，種稻米就需要有灌溉，灌溉是需要花大錢，人就被綁在那裡不能離開，就讓原住民不能謀反，變得很溫順。農人為什麼很溫順？就是被水田綁住了，不能離開。

大正年間還推動集體遷村的計畫，目的是雖然山地有理蕃道路通過，有山地警察駐在所警察看著，但是山高谷深總是有不足的地方。如果把他們從地形艱險的地方搬到比較平的地方就比較好管理。所以道路也一直橫越過中央山脈，理蕃道路深入到部落，也造成雙方關係更激化。理蕃道路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山地治安，其實山地警察的功能也不只是治安而已，他們推行的是新的生活形態，讓他們不會繼續反抗。還有衛生改良，山地農業的推廣，種奎寧、橘子等，還有衛生所、蕃童教育所，蕃童教育所的老師都是駐在所的警察，警察如果負起教育目的就有雙重的目標，就是我管你，同時也是老師。在學生或學生家長的眼中也同時是老師，比較能接受政策宣導。

衛生、教育、維護治安的成效很好，後來反抗的比較少，警力也就減少了，本來是高級的警官當所長，後來縮小變成是巡查。這是日本政府對原住民完整的一套政策，從教育、治安、衛生各方面下手，並不是全部都是控制。駐在所的太太最大的工作是教原住民婦女一些技能，例如裁縫、唱歌、跳舞，這是一種教化作用。荷蘭時代對漢人也有教化，這是教化的延續，所以並不是很壞。明朝對台灣的壓制更嚴重，明朝和荷蘭的人頭稅重得不得了，欺壓不比清朝、日本時代弱。

問：目前台灣國家公園中，還有哪些古道或歷史遺跡有待發現研究？

答：就墾丁來說，琅嶠卑南道值得深入研究。恆春是民族大熔爐，有各個族群在那裡。國家公園不只管生態，管生態是美國的概念，他們的概念是人淨空，管理動物相、植物相、岩石等。現在新的觀念是，在國家公園裡面世世代代住在那裡，像尼泊爾的國家公園裡，每一個族都可以過著傳統的生活，人是生態之一。他們過著傳統生活，我們都不予干涉，不只不干涉，還給予幫忙。比如說尼泊爾的古倫族，甚至因為他們沒有電，國家公園都還給他們一個小型的水力發電廠，供應他們十幾戶的用電。

太魯閣國家公園除了大理岩峽谷外，還有重要的人文景觀，雖然人已離開部落，但部落遺址和以前生活方式的傳承都沒有斷，換句話說，人文現象從來都沒有中斷過，這就是無形的文化。世界遺產裡，有自然遺產、文化遺產，還有一種是自然與文化複合的遺產，黃山、峨嵋山、廬山都是自然與文化複合遺產。太魯閣族雖然已經住在另一個地方，但他們的父母認定這是他們祖先住的地方，文化傳承就在那個地方，這本身就是人文景觀。太魯閣族 18 世紀辛辛苦苦越過奇萊山來到立霧河流域，人文發展也都沒有斷過，這對國家公園的經營沒有傷害

的，反而讓國家公園有更大的意涵在裡面。玉山也是如此，玉山本身就是鄒族祖先的發詳地。他們長老曾告訴過我，他們石家家族世居在玉山南峰西南邊有泉水的地方，所有阿里山周邊包括森林、八通關草原、荖濃溪上游、楠梓仙溪仙溪的上、中游都是他們狩獵的地方，布農族更不用說，可見這個地方並不是人文絕無的地方。

玉山的郡大林道要再調查，這是族群移動的路線，他們從郡大溪南遷、東遷到鹿野溪、新武呂溪、西遷到荖濃溪上游，根源地就是郡大林道，郡大林道通到觀高，然後跟八通關古道連接。這不僅有日本時代的理蕃道路，還有族群的歷史、遷移、活動的重要見證。

太魯閣國家公園可再調查從四季到南澳的比亞毫古道，就是南湖大山的背後，這條路把泰雅族南澳群連貫起來，泰雅族南澳群最後一批人從這條路遷移下來。太魯閣也可以把陶塞越過中央尖山、南湖大山這段陶塞群的遷移路線詳細調查。

雪霸國家公園可再調查從雪山翠池到鞍馬山這條林業調查小徑。這些都是先民活動的場所，跟國家公園息息相關。自然和人文資源是國家公園兩個珍貴的法寶，應該要同等看待，不要只偏重自然資源。南島語族獨一無二的古老文化就存在於台灣的國家公園，台灣就是保留這些文化最好的地方。

問：國家公園應如何看待、維護園區內的古道及歷史遺跡？

答：國家公園應清楚認知維護人文史蹟應與維護自然環境同等重要。國家公園可以多舉辦園區住民和學者一起參與的活動，這可以兼顧自然與人文資源。錐麓古道已經開放，合歡古道卻沒有整修也沒有開放，荒廢在那裡有點可惜。至少應該把天祥基督教堂後面到卡拉寶這段整修好，第二期再從卡拉寶整修到合歡山，整修完成後開放。砂卡礑步道、綠水步道是沒有辦法滿足一些人的需求的。

民眾大致可以分3種類型，一種是觀光客，他們通常在中橫公路活動；第二種是健行的人，他們可能會走砂卡礑步道或在步道健行，是初級的健行者；另一種是從事登山活動的人，他們會在登山步道上活動，這等於是維護步道的生命。步道是有機體一樣，如果沒有人走，它會縮短，長芒草然後消失。為了維持很難得的見證台灣歷史發展的合歡古道能繼續存在，有兩個辦法，一個是分期作局部的整修，第二是讓很多人進去走一走。道路沒有人走是會消失的，消失非常可惜，這不只是日治時代花很多前建的，主要是它見證太魯閣戰役最重要的地

方。基於這一點，能做到的範圍應做整修，沒有整修還是會有登山者通過的，如果沒有辦法全程開放，也要開放一部份，可以滿足一些登山健行或研究歷史的研究生。古道並不是像孔廟一樣關起門來就不會被破壞，兩者正好相反，古道需要有人走才有生命。

問：許多古道都深入原住民部落，國家公園應如何從古道的歷史與文化意涵中看待與原住民的關係？

答：無庸置疑的，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是伙伴關係。他們祖先原來的生活天地後來把它規劃為國家公園，當然原住民是先住民，要尊重先來者。雖然他沒有土地登記，就如同我沒有報戶口人就不存在嗎？以前沒有土地所有權的登記。

問：國外興起結合各領域學者的古道學研究，請問老師台灣古道學研究的現況與未來的趨勢如何？

答：日本在1972年就成立古代交通研究會，這就是古道學，參加的都是學者，包括歷史學、古建築學、民族學、古文獻學、歷史考古學、歷史地理學、土木工程學、登山家、生態學、民俗學、民族移動史學、工程學、文化人類學等。這些人組織起來，利用自己的專長，例如古道的結構、側溝等，這都是古建築學；研究移民、開拓史等這是歷史學。這麼多專家一起參與研究的，非常重要的學科叫做古道學，古道學是我命名的。

透過古道研究法，可以發現古代官道。現在登山健行道路大家都知道，但官道已經埋沒了。古道的官道都是比較寬的，比如說現在的台一線是古道啊！郁永河就曾坐牛車從台南到淡水，經過大甲溪、大安溪等溪流，一直到淡水，花了一個多月。牛車過溪的時候，有平埔族扶著游泳過去，郁永河就坐在牛車上面。台一線也是驛道，飛馬走這裡傳令。我們怎麼辨別官道？古道學的研究學者就有辦法，因為從空中照相就可以看到，雖然現在的公路通過田地和聚落，但是從空中鳥瞰可以知道古道維持一定的寬度和弧度。

他們做的事情有幾項，第一是文獻研究，就是以前的學術探險家、學者的遊記、日記、文章、地圖全部都要看。然後到田野作者老的訪問、作實地調查，空中照相。八通關草原的清朝營盤址，我用平視找不到，日本人或光復以後幾百隊的隊伍都是在八通關草原過夜，就算在清朝營盤址過夜自己也不知道，因為那裡取水比較方便。我是如何找到清營盤址？我居高臨下才發現有兩個方塊，為什

麼有方塊？因為有排水溝，排水溝會挖低，下雨的時候會積水，積水未乾的話，箭竹林會長得比較茂盛，這樣積河線就出來了，我是用這種方式來判斷清朝營盤址，我是往秀姑巒山比較高的方向往下看發現的。清冰營盤址周圍都有水溝，即使沒有下雨，水溝也會有比較多的積水，草比較茂盛，積河線就出現了。一下去我就在那裡找到兩布袋的青花磁碗跟陶甕的碎片，還看到 120 年前殘留的木炭。送到故宮博物院陶瓷組鑑定，那是飛虎軍從福建德化帶過來的，安西窯製造的，所以這種發現是很重要的。

古道學研究中，除了空中照相我沒有用到，其它的要領我都用上了。空中照相就可以發現森林有個地方比較低，那就是古道通過的地方。一片整齊的森林中，突然下陷一條線，那就表示古道在那裡。考古學也會用在古道學研究上，例如山上的土地公廟，通常會蓋在越嶺點，同時也是在道路的旁邊，越嶺點代表此去是另外一個地方，在路旁邊是因為拜拜方便。

古道未來的趨勢，現在的觀光活動愈來愈精緻化，走入大自然，適度接受大自然考驗這種熱潮已經風起雲湧，就像日治昭和年代的國民練成運動。我曾在報上發表「漂鳥精神」文章，有很多人轉述這篇文章。很多人以為觀光就是大家坐車去觀光，現在觀念要改一改，觀光要精緻化，表示層級要提高，現在是走進大自然去健行。像美國有幾百公里的步道，從阿拉斯加、加拿大到美國，這是一條稜脊古道，有很多入口和出口，每一個入口和出口都有商店可以寄放或郵寄登山者的物品。我去走美國優詩美地國家公園的約翰謬爾步道，整個是很自然的步道，沒有太多的人工設施。這是有一點艱難的路線，不像現在台灣有許多步道有過多的人工設施，比如用水泥、大理石鋪面，也用很厚的木頭做扶手，就算預算很多也不必要這樣做啊！不要以為觀光客就是老先生老太太一樣，不要為了這少數人在步道做太多的人工設施，難度高一點的步道人才能享受，不是太簡單的路線才是享受啊！

現在的觀光活動不只精緻化，而且困難化。另外，現在不只要生態旅遊，人文旅遊和生態旅遊一樣重要。比如到一個土地公廟，我給你 10 分鐘的深度解說，這和作生態的解說一樣重要，不要看不起土地公廟，這裡面包含很多故事，這我把它稱作文化體驗旅遊，這不只是聽講而已，而是要親身去體驗。我提出的精緻化、困難化、人文體驗旅遊和漂鳥精神，這四個應該是國家公園和一般民眾努力的方向。

問：老師最近這幾年都是上山踏查，下山譯註，這是很辛苦的工作，請問老師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？希望這件事情能帶給臺灣什麼？

答：因為我有感於一件事，就是很多學者都在冷氣房裡作研究或教學，都是講抽象的東西，跟外國的東西。只要在國外拿到人類學博士，就可以一直講學，但講的都是外國的資料，講那麼多抽象名詞有什麼好處？對實際的瞭解也是於事無補。不要說學生，連老師對原住民也不瞭解。很多學者知道的臺灣只有四分之一而已，因為四分之三是山，四分之三的山區不是真空狀態，不是生態人文真空的狀態，而是人文現象蓬勃的地方。高雄、台南、鹿港等都會地區的人文不是臺灣的全貌，我是有感於這種現象。

早期的學術探險家，也不是為了一份薪水、也不是因為這麼做可以寫博士論文，而是自己抱著一個崇高的理念，深入瞭解，然後寫文章告訴你這是非常珍貴的遺產，但是很多學者把它忽略掉，不只忽略，甚至歧視，認為會影響自己的學術地位。一般民眾會認為這和自己的生活沒有實際關係，只要知道鹿港糕餅很好吃，台南小吃很好吃就夠了，不知道旅行除了阿里山、日月潭之外，我們珍貴的法寶藏在哪裡？也不去裡它，因為那是車子不能到的地方，太辛苦了。所以變成真正的臺灣法寶被學者忽略、被一般人忽略。

我今年 81 歲，身體很好，這不是因為我的養生之道，而是我發現心理影響生理。我每天腦筋沒有停頓，一直在思考，要做什麼事的意念一直在產生，這好比是身體的源頭，會指揮手跟年輕時一樣一直動，如果沒有這種意念，可能每天看電視，然後睡著了。心如果停頓，手腳就跟著停頓。我上山踏查，下山譯註，也是為了不要讓自己癱瘓下來，我常說要避免 easy life，安逸人人羨慕，但安逸反而害了自己。最明顯的例子是年輕人，這不是他們的基因不好，而是安逸害了他們。